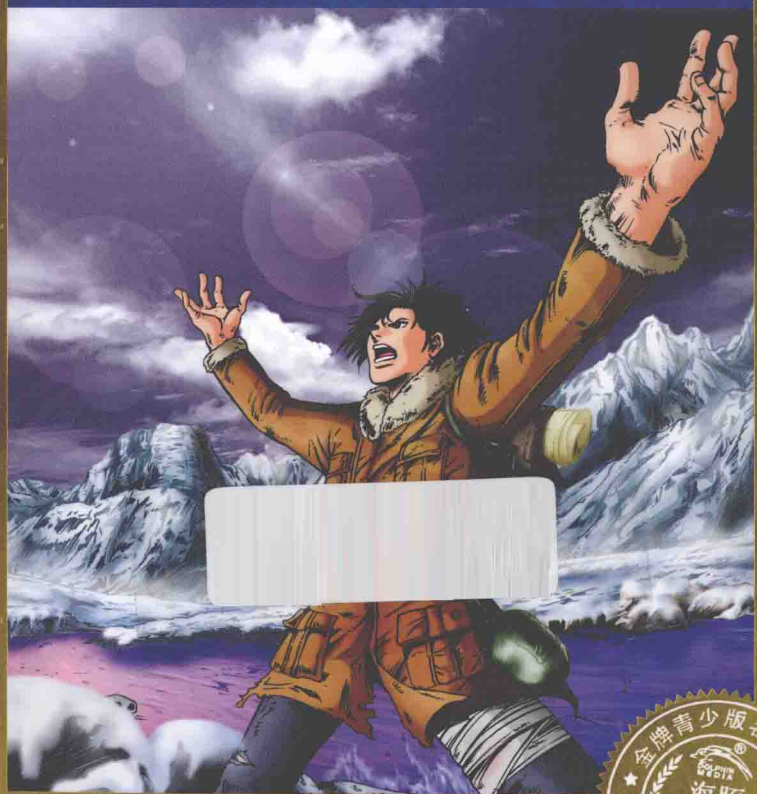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热爱生命

ReAiShengMing

·青少版·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热爱生命

[美国] 杰克·伦敦 / 著

张明浩 余燕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爱生命 / (美) 杰克·伦敦 (London, J.) 著; 张明浩, 余杰改写.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2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283-2

I. ①热… II. ①杰… ②张… ③余…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443 号



热爱生命

(美) 杰克·伦敦 / 著 张明浩 余杰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萍 叶朋

绘画: 董绍华 效果制作: 鄢晓菁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8.125 印张 彩插 7P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283-2

定价: 16.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杰克·伦敦是美国 20 世纪初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家，他生于 1876 年，死于 1916 年。在他的小说创作日渐完美的时候，便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作者一生命运多舛，历尽坎坷，他的作品大多以描写和歌颂生命的本原为主题，通过动物和人的遭遇与命运，表现生存的艰难和斗争的残酷：为了生存和不被击败，为了继续前进和延续生命，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进行拼死的斗争。

《热爱生命》是杰克·伦敦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位淘金者，在美国北部的一段生活遭遇和顽强拼搏历程。这个人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严冬，孤苦一人，风餐露宿，在漫无边际的荒原上，艰难而缓慢地向东南方赶去。他身边没有食物，就在途中挖野草、抓小鱼生吃来维持生命。天黑之后，他就倒在地面或岩石上度过寒冷的长夜。一路上他与大棕熊、野狼等野兽进行了艰苦的周旋和搏斗。他先是蹒跚而行，后来由于体力的减弱而不得不用四肢在地上爬行，最后只能是下意识地用身子在地上蠕动着向前。他与极度的饥饿、疲劳展开了难以想象的斗争。凭着求生的本能和顽强的毅力，还有朦胧的希望，他最后终于活了下来，在北部荒

原上奏响了一曲热爱生命的赞歌。

这部小说融入了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困难遭遇，渗透着作家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感受，读来令人震撼。

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宝库在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下已走过了十个年头，为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也为了使本书更为完善，特进行重新修订，力争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得到更多人士的喜爱。

目 录

—————

热爱生命	1
雪虎	27
一块牛排	175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197
墨西哥人	207
马丁·伊登	238



热爱生命

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一点，他们经历了生活和动乱，能做到这样也算是胜利，尽管他们输光了赌博的本钱。

i

他们俩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地沿着河岸往下走，满脸的倦容和痛苦，肩上扛着沉重的毯子——毯子里包着衣物用品——一摇一晃地朝前走着。走在前面的那一个不小心让乱石绊了一下，踉跄了好几下才算站稳，没有摔倒。

他们的额头上绑着一条皮带，帮着吊住身后的行李。手里各自拿着一支来复枪，头压得很低，眼睛瞅着地面，弯着腰，一步一步地朝前迈着步子。

“我们把藏在地窖里的那些子弹，带两三发在身边就好了。”

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说道。他说话的语气冷冰冰的，完全没有一丝感情。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没有答话，只顾一拐一拐地向小河边走去。

后面的那个人跟着他走下河去。两个人都没有脱下鞋袜，忍着冰凉的河水向前趟着。河水冰得足关节酸疼，不一会儿，两个人的脚都被冻麻木了，直打战。当走到河水淹没膝盖的地方时，两个人都前后晃荡，步态不稳。

后面的那个人一脚踏上滑溜溜的卵石，差一点摔倒，他猛力一挣，总算没有倒下，嘴里发出痛苦的尖叫。他眼前发黑，身体摇晃起来，他急忙伸出那只空着的手，想要在空中抓住什么似的。站稳之后，他再向前走去，不料又摇晃了一下，几乎摔倒。于是他就站着不动，瞧着前面那个一直没有回过头来的人。

他在那里足足站了一分钟，等稍稍稳定一些。接着，他就叫了起来：“喂，比尔，我的脚脖子扭伤了呀！”

比尔没有回头，依旧在白茫茫的河水里一摇一晃地走着。后面那个人望着同伴远去的背影，他的脸上连最后一点表情也没有了。他感到他像荒原中一只受伤的鹿，完全地孤立无援了。

“比尔！”他又大声喊着。

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在患难中发出的求救声，但比尔始终没有回一下头。他的伙伴干瞧着他，只见他古里古怪地跛着腿，登上一片不陡的斜坡，跌跌撞撞地向矮山头那边蒙眬的天际走去。他一直瞧着他跨过山头，背影完全消失了。他失神地转过头去，环视四周空旷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了。

太阳接近地平线，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被那些混沌沌的雾和蒸气遮没了，变成了一团不可捉摸、密密实实的東西。

这个人支着一条腿，让身体的重心移到这条没有受伤的腿

上，掏出了怀表。他看了看，四点钟。这一两个星期来，他已经说不清确切的日子了，大约是七月底或八月初吧，这个时节太阳应该是在西北方。他朝南面看了看，蒙蒙眈眈地觉得小山丘后面应该是大熊湖。他还知道，在那个方向，北极圈的界线深入到加拿大平原的冻土范围之内。他所站的地方，是铜矿河的一条支流，那铜矿河向北流去，汇入加冕湾和北冰洋。他从没到过那儿，只是有一次，他在哈得逊湾公司的地图上曾经看见过那地方。

他把周围的世界重新打量了一遍，到处是叫人看了发愁的景象，放眼望去都是模糊的天际线。光秃秃的小山，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辽阔可怕的荒野，他的眼睛立刻露出了惊恐。

“比尔！比尔！”他压着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喊着。

他在白茫茫的水里畏缩着，他觉得这片浩大的世界正在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挤压着他，正在残忍地摆出得意的威风来摧残他。他像发疟疾似的抖了起来，手里的枪“哗啦”一声掉进水里。这一声响突然把他惊醒了，他鼓了鼓勇气，打起精神，在水里摸索着，找到了枪。他把包袱换到了左肩，减轻了受伤的右脚腕的负担。他慢慢地、小心地、忍着疼痛艰难地向河岸趟去。



上岸之后他一步也没有停，发疯似的拼着命，不顾疼痛，匆匆登上山坡，向比尔失去踪影的山头走去——比起他那个瘸着腿、一跛一跛的伙伴来，他的样子显得更加古怪可笑。等他

爬上山顶，那景象更让他心寒，只看见一片死沉沉的、寸草不生的浅山谷。他稳定了一下恐惧的心，把包袱向上挪了挪，蹒跚着走下山坡。

山下一片潮湿，厚厚的苔藓像海绵一样吸足了水，紧贴在水面上。他每走一步，水就咕叽一下从脚底溅出来，他每提起脚，就会引起吧唧吧唧的声音，潮湿的苔藓吸住他的鞋底，甩也甩不掉。他踮起脚走路，从一块沼泽走向另一块沼泽，并且顺着比尔留下的脚印，走过一堆一堆的、像突出在这片苔藓海里的小岛一样的岩石。

他虽然孤身一人行走在这空旷的荒野上，但自信没有迷路。他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一个小湖，那儿有许多细小的、枯死的枞树，当地人把那里叫作“提青尼其利”——意思是“小棍子地”。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他记得很清楚，溪上有灯芯草，但是没有树木，他可以沿着小溪一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他会翻过这道分水岭，走到另一条小溪的源头。这条小溪是向西流的，他可以沿着水流走到它汇入狄斯河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底朝上的独木船，船下有一个小坑，坑上面堆着许多石头，石头下面是他埋着的子弹，还有鱼钩、钓线和一张小渔网，那是他打猎钓鱼求食的一切工具。他还能找到一些面粉、一块腌猪肉和一些豆子。

他相信，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他们将顺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接着他们还要再向南划，一直向南，划到马肯齐河。到了那里，他们还要朝南走，一直走下去，就一定会把冬天甩在后面。让河水结冰吧，让天气变得更寒冷吧，他们将会走到哈得逊湾公司一个暖和的驿站。那儿树木长得高大茂盛，食物也多得吃不完。

这位孤独的旅行者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艰难地向前移动着脚步。他不仅苦苦地拼着体力，也苦苦地绞尽脑汁，他竭力想着比尔并没有抛弃他而去，想着比尔一定会在藏东西的独木船那里等他。他不得不这样想。要不然，如果他扑个空，独木船、沙金、子弹和食物都叫比尔裹挟一空，他不敢想象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就用不着像现在这样拼命，他早就会躺下来等死了。当那团模糊的太阳慢慢地向西北方沉下去的时候，他想象着他和比尔向南走完紧紧追来的冬天的每一英寸路，而且走了许多次。

他反复地想着地窖里和哈得逊湾公司驿站上的吃的东西。他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至于没有吃到他想吃的东西，日子就更多了。他常常弯下腰，摘沼泽地上一种灰白色的浆果，把它们放到口里，嚼几嚼，然后吞下去。这种灰白色的浆果有一粒小核在里面，外面是一层浆水，一到口里，水就化了，核又苦又辣。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养分，但他每天还是耐心地嚼着它们。

九点钟，他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他已经极度疲惫和虚弱，摇晃一下就栽倒了。他侧了侧身子，一动不动地躺着。躺了好一会儿，他才费力地从捆在皮带里的包袱里脱出身子，笨拙地挣扎起来勉强坐着。这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便借着昏暗的暮色，在乱石间摸索着，想找到一些干枯的苔藓引火。他收集了一堆，升起一堆篝火，放了一铁罐子水在上面煮着。

他打开包袱，第一件事就是数他的火柴，一共 67 根。他不放心，又数了三遍。他把它们分成几份，一份放在他的烟草袋里，一份放在他的破帽子的帽圈里，最后一份放在贴胸的衬衣



口袋里。都放好后，他忽然感到一阵惊恐，重新打开一个个油纸包，又一根根地重新数了一遍，是 67 根，没错！

他把潮湿的鞋袜脱下来，在火边烘着。他的麂皮鞋已经湿透了，毡袜子有好些地方磨穿了，两只脚皮开肉绽，流着血。一只脚脚脖子胀得血管直跳，他检查了一下，肿得差不多和膝盖骨一样粗了。他一共有两条毯子，他从其中的一条上撕下了一长条，把脚脖子捆紧。他又撕下几条裹在脚上，代替鞋子和袜子。接着，他喝完铁罐里的开水，上好表的发条，就爬进毯子中间睡觉了。刚闭上眼，他立刻就睡得像死过去了一样。

午夜前后短暂的黑暗来而复去，太阳从东北方升了起来，至少是出现了曙光，因为太阳给乌云遮没了。

六点钟的时候，他醒了过来，静静地仰面躺着。他直瞅着灰色的天空，感觉到肚子饿了。当他撑住胳膊肘翻身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咕噜声吓了他一跳，他看见了一只公鹿，它正用机警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这个牲畜不过离他 50 英尺光景，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鹿肉挂在火上烤得滋滋作响的滋味和情景。他情不自禁地抓起了那支空枪，瞄好准星，扣了一下扳机。公鹿哼了一声，一跳就跑开了，只听见它奔过山岩时，蹄子嗒嗒乱响的声音。

他骂了一句，扔掉那支空枪，他一面拖着身体站起来，一面大声地哼哼。这件事很慢、很费力，每个关节都像生了锈的铰链。它们在骨白里的动作很迟钝，阻力很大，一缩一伸都得咬着牙才能办到。最后，两条腿总算站住了，但又花了一分来钟才挺起了腰，让他能够像一个人那样笔直地站着。

他慢腾腾地爬上一座小山丘，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四周既没有树木，也没有小树丛，只看见一望无际的灰色苔藓，偶尔

有点灰色的岩石，几个灰色的小湖，几条小溪，算是一点变化点缀。天空也是灰色的，没有太阳，也没有太阳的影子。他不知道哪儿是北方，他已经忘掉了昨天晚上他是怎样取道来到这里的。不过他并没有迷失方向，这他是知道的。不久他就会走到那块“小棍子地”。他觉得它就在左面的什么地方，而且不远——可能翻过下一座山头就到了。

于是他回到原地，打好包袱，准备动身。他摸索了一下三包分开放着的火柴，虽然没有停下来再数，不过他还是踌躇了一下，在那儿一个劲地盘算，这次是为了一个厚实的麂皮口袋。袋子并不大，他用两只手就可以把它全部遮住。他知道它有15磅重——相当于其他东西重量的总和——这个口袋使他发愁。最后，他把它放到了一边，开始卷包袱。可是，卷了一会儿，他又停下手，盯着那个麂皮口袋。他匆忙地把它抓到手，用一种挑战的眼光瞧着周围，仿佛这片荒原要把这一麂皮口袋金子抢走似的。他定了定神，还是把这个麂皮口袋放进了他的包袱里。

他转向左面走着，不时地停住脚，摘些沼泽地上的浆果来吃。扭伤的脚脖子已经麻木了，他比以前跛得更厉害，但是，比起肚子里的痛苦，脚疼就算不了什么。饥饿的疼痛是剧烈的，好像在啃他的胃，痛得他神智迷乱，连到“小棍子地”去的路线也搞不清楚了。沼泽地上的浆果并不能减轻胃的疼痛，那种刺激的味道反而使他的舌头和口腔热辣辣的。

他走进一片低洼谷地，突然许多松鸡从岩石和沼泽地里飞了起来，它们呼呼地拍着翅膀，发出一种“咯儿——咯儿——咯儿”的叫声。他拿石子打它们，但是打不中。他卸下包袱，像猫捉麻雀一样偷偷地走过去。尖利的石头划破了他的裤子，



膝盖流出的血在地面留下一道血迹，但是与饥饿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也算不了什么。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衣服弄湿了，身上发冷，可是这些他都没感觉到，因为他想吃东西的念头那么强烈。

他爬来爬去，一只松鸡也没逮住，而那一群松鸡总是在他面前飞起来，呼呼地转，到后来，它们那种叫声像是对他的耍弄和嘲笑，于是他就咒骂它们，随着它们的叫声对它们大叫起来。

有一次，他爬到了一只松鸡旁边，这只松鸡当时一定是睡着了。他一直没有看见它，直到它从岩石的角落里冲着他的脸蹿起来，他才发现。他像那只松鸡起飞一样惊慌，伸手抓了一把，只抓到了三根尾巴上的羽毛。

他瞅着它飞走，心里非常恨它，好像它是造成了他目前饥饿困境的元凶。随后他回到原地，背起包袱。

临近中午时分，他走进了一片沼泽地带。这儿的野生动物很多。一群驯鹿走了过去，大约有二十多头，都待在诱人的来复枪的射程以内。他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发狂似的念头：去追赶它们。他相信自己能追上去，并且捉住它们。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嘴里衔着一只松鸡。他喊了一声，这是一种可怕的喊声，那只狐狸吓跑了，可是并没有丢下松鸡。

傍晚时，他顺着一条小河往前走。河水因含有石灰质而变成乳白色，从稀疏的灯芯草丛中缓缓流过。他紧紧抓住一把灯芯草的根部，使劲一拔，拔出葱头一样的草根，只有木瓦上的钉子那么大。这东西很嫩，他的牙齿咬进去，会发出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味道很好，可是它的纤维却不容易嚼碎。这种草根水分很多，却同浆果一样，完全没有营养。他甩下包袱，爬到灯芯草丛里，像牛似的大咬大嚼起来。

他极为疲倦，一直都想能歇一会儿，躺下来睡个觉。可是他又不得不继续挣扎着前进，现在并不一定是他急于赶到“小棍子地”，多半还是饥饿在逼着他。他常常跑到小水坑里找青蛙，或者用指甲翻起土来找小虫，虽然他也知道，在这么寒冷僻远的北方，是既没有青蛙也没有小虫的。

他瞧遍了每一个水坑都没有用，最后，到了漫漫暮色袭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鱼，像鲦鱼，是独一无二的一条。他把胳膊伸下水去，水没到了肩膀，他伸手猛然一抓，鱼溜开了。他又用双手去捉，把坑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浑了。正在紧要关头，他又跌进了水中，水正好淹到了他的腰部。他站在水里，水太浑，他看不清楚鱼跑到了哪儿，只好等水澄清了再说。

好一阵子，他影影绰绰看见鱼了，慌忙伸手去抓，水又被搅浑了。他再也等不及水澄清下来，解下系在身上的白铁罐子，把坑里的水舀出去。起初，他发狂一样地舀着，水溅到了自己身上，同时，因为泼出去的水太近，又流回了坑里。后来，他就比较小心地舀着，尽量让自己冷静一点，虽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手在发抖。这样舀了半个多小时，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可是水洼中的鱼已经不翼而飞。他仔细搜寻了一阵，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那条鱼已经从暗缝里钻到了旁边相连的一个大水坑里，而那个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如果他早知道有这个暗缝，他一开始就会用石头把它堵死，那条鱼就归他所有了。

他这样想着，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上，哭了起来。起初，他只是偷偷地哭；过了一会儿，他就对着把他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啕大哭；后来，他又大声抽咽了好久。



他生起一堆火，喝了几罐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并且照昨天晚上那样在一块岩石上露宿。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并且上好表的发条。毯子又湿又冷，脚脖子痛得在抽动。可是他只有饿的感觉，在不安的睡眠里，他梦见了许多酒席和宴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摆在桌上的食物。

3

他醒来时，感到又冷又难受。他看不到太阳，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空变得越来越阴沉昏暗。一阵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初雪铺白了山顶。他周围的雾气愈来愈浓，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时，他已经生了火，又烧了一罐开水。天上下的一半是雨，一半是雪，雪花又大又潮。起初，一落到地面就会融化，但后来越下越多，盖满了地面，淋熄了他的火，糟蹋了他的那些当作燃料的干苔藓。

这是一个警告，预示着冬天已经逼近，他必须背起包袱，一跛一跛地向前走；至于到哪儿去，他可不知道。他既没有想到“小棍子地”，也没有想到比尔和狄斯河边那条翻过来的独木舟下的地窖。他完全被“吃”这个词儿管住了。他饿得要疯了，他根本不管要走的是什么路，只要能走出这个谷底就成。他在湿雪里摸索着走到湿漉漉的沼泽地，接着又一面连根拔着灯芯草，一面试探着前进。不过这东西既没有味，又不能把肚子填饱。后来，他发现了一种带酸味的野草，就把找到的都吃了下去，可是找到的并不多，因为它是一种蔓生植物，很容易给几英寸深的雪遮没。

那天晚上他既然没办法生火，也就没有热水可喝，他只能钻在毯子里睡觉，而且常常饿醒。这时，雪已经变成了冰冷的雨。他感觉到雨落在他仰着的脸上，他被淋醒了好多次。

天亮了，又是灰蒙蒙的一天，没有太阳。雨已经停了，刀绞一样的饥饿感也消失了。他已经丧失了渴望食物的感觉。他只觉得胃里隐隐发痛，但并不使他过分难过。他的脑子已经比较清醒，他又一心一意地想着“小棍子地”和狄斯河边的地窖了。

他把撕剩的那条毯子扯成一条条的，裹好那双鲜血淋淋的脚。同时把受伤的脚脖子重新捆紧，为这一天的旅行作好准备。等到收拾包袱的时候，他对着那个厚实的装着金子的麂皮口袋想了很久，但最后还是把它随身带着。

雪已经给雨水淋化了，只有山头还是白的。太阳出来了，他总算能够定出罗盘的方位来了，虽然他知道他现在已经迷了路。在前两天的路程中，他也许走得过分偏左了。因此，他赶快校正，以便走上正确的道路。

现在，饥饿的痛苦已经不再那么敏锐，他却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当他摘那种沼泽地上的浆果，或者拔灯芯草的时候，他常常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他觉得他的舌头很干燥，很大，好像上面长满了细毛，而且发苦。他的心脏给他添了很多麻烦。他每走几分钟，心里就会猛烈地“扑通”“扑通”“扑通”地搏动，然后变成一种痛苦的一起一落的迅速猛跳，只觉得头昏眼花。

中午时分，他在一个大水坑里发现了两条鲑鱼。把坑里的水舀干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他比较镇静，就想法子用白铁罐子把它们捞起来。它们只有他的小指头那么长，但是他现在并不觉得特别饿，胃里的隐痛已经越来越麻木，越来越不觉得饿

